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著

〔第四卷〕



吉林文史出版社

儒林外史

〔清〕吴敬梓◎著

〔第四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儒林外史/(清)吴敬梓著. —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9.12
(2009.12 重印)

ISBN 978-7-80528-997-7

I. 儒… II. ①吴…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3022 号

Ru Lin Wai Shi

儒林外史(四)

著 者: 吴敬梓

责任编辑: 张莲英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徐 超

出版发行: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印 刷: 北京市飞云印刷厂

版 次: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7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mm 32 开本

字 数: 500 千字

印 数: 26 401—31 400 册

印 张: 5

书 号: ISBN 978-7-80528-997-7

定 价: 100.00 (全四册)

目 录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407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418
第四十三回	野羊塘将军大战 歌舞地酋长劫营	429
第四十四回	汤总镇成功归故里 余明经把酒问葬事	440
第四十五回	敦友谊代兄受过 讲堪舆回家葬亲	449
第四十六回	三山门贤人饯别 五河县势利熏心	460
第四十七回	虞秀才重修元武庙 方盐商大闹节孝祠	470

第四十八回	徽州府烈妇殉夫 泰伯祠遗贤感旧	480
第四十九回	翰林高谈龙虎榜 中书冒占凤凰池	490
第五十回	假官员当街出丑 真义气代友求名	499
第五十一回	少妇骗人折风月 壮士高兴试官刑	507
第五十二回	比武艺公子伤身 毁厅堂英雄讨债	515
第五十三回	国公府雪夜留宾 来宾楼灯花惊梦	525
第五十四回	病佳人青楼算命 呆名士妓馆献诗	534
第五十五回	添四客述往思来 弹一曲高山流水	546
第五十六回	神宗帝下诏旌贤 刘尚书奉旨承祭	556

第四十一回

庄濯江话旧秦淮河 沈琼枝押解江都县

话说南京城里，每年四月半后，秦淮景致，渐渐好了。那外江的船都下掉了楼子，换上凉篷，撑了进来。船舱中间，放一张小方金漆桌子，桌上摆着宜兴沙壶，极细的成窑、宣窑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茶。那游船的备了酒和肴饌及果碟到这河里来游，就是走路的人也买几个钱的毛尖茶在船上煨了吃，慢慢而行。到天色晚了，每船两盏明角灯，一来一往，映着河里，上下明亮。自文德桥至利涉桥，东水关，夜夜笙歌不绝。又有那些游人买了“水老鼠花”在河内放。那水花直站在河里，放出来，就和一树梨花一般，每夜直到四更时才歇。

国子监的武书是四月尽间生辰，他家中穷，请不起客。杜少卿备了一席果碟，沽几斤酒，叫了一只小凉篷船，和武书在河里游游。清早请了武书来，在河房里吃了饭，开了水门，同下了船。杜少卿道：“正字兄，我和你先到淡冷处走走。”叫船家一路荡到进香河，又荡了回来，慢慢吃酒。吃到下午时候，两人都微微醉了。荡到利涉桥，上岸走走，见码头上贴着一个招牌，上写道：

毗陵女士沈琼枝，精工顾绣，写扇作诗。寓王府塘手帕巷内。赐顾者请认“毗陵沈”招牌便是。

武书看了，大笑道：“杜先生，你看南京城里偏有许多奇事！这些地方，都是开私门的女人住；这女人眼见的也是私门了，却挂起一个招牌来，岂不可笑！”杜少卿道：“这样的事，我们管他怎的？且到船上去煨茶吃。”便同下了船，不吃酒了，煨起上好的茶来，二人吃着闲谈。过了一回，回头看见一轮明月升上来，照得满船雪亮，船就一直荡上去。到了月牙池，见许多游船在那里放花炮，内有一只大船，挂着四盏明角灯，铺着凉簟子，在船上中间摆了一席。上面坐着两个客；下面主位上坐着一位，头戴方巾，身穿白纱直裰，脚下凉鞋，黄瘦面庞，清清疏疏，三绺白须；横头坐着一个少年，白净面皮，微微几根胡子，眼张失落，在船上两边看女人。

这小船走近大船跟前，杜少卿同武书认得那两个客一个是卢信侯，一个是庄绍光，却认不得那两个人。庄绍光看见二人，立起身来道：“少卿兄，你请过来坐。”杜少卿同武书上了大船。主人和二位见礼，便问尊姓。

庄绍光道：“此位是天长杜少卿兄。此位是武正字兄。”那主人道：“天长杜先生，当初有一位做赣州太守的，可是贵本家？”杜少卿惊道：“这便是先君。”那主人道：“我四十年前，与尊大人终日相聚。叙祖亲，尊翁还是我的表兄。”杜少卿道：“莫不是庄濯江表叔么？”那主人道：“岂敢，我便是。”杜少卿道：“小侄当年年幼，不曾会过；今幸会见表叔，失敬了。”重新同庄濯江叙了礼。

武书问庄绍光道：“这位老先生可是老先生贵族？”庄征君笑道：“这还是舍侄，却是先君受业的弟子。我也和他相别了四十年。近日才从淮扬来。”武书又问此位。庄濯江道：“这便是小

儿。”也过来见了礼，齐坐下。庄濯江叫重新拿上新鲜酒来，奉与诸位吃。

庄濯江就问：“少卿兄几时来的？寓在那里？”庄绍光道：“他已经在南京住了八九年了，尊居现在这河房里。”庄濯江惊道：“尊府大家，园亭花木，甲于江北，为什么肯搬在这里？”庄绍光便把少卿豪举，而今黄金已随手而尽，略说了几句。

庄濯江不胜叹息，说道：“还记得十七八年前，我在湖广，乌衣韦四先生寄了一封书子与我，说他酒量越发大了，二十年来，竟不得一回恹醉，只有在天长赐书楼吃了一坛九年的陈酒，醉了一夜，心里快畅的紧，所以三千里外寄信告诉我。我彼时不知府上是那一位做主人，今日说起来，想必是少卿兄无疑了。”

武书道：“除了他，谁人肯做这一个雅东。”杜少卿道：“韦老伯也是表叔相好的？”庄濯江道：“这是我髫年的相与了。尊大人少时，无人不敬仰是当代第一位贤公子。我至今想起，形容笑貌还如在目前。”

卢信侯又同武书谈到泰伯祠大祭的事。庄濯江拍膝嗟叹道：“这样盛典，可惜来迟了，不得躬逢其盛！我将来也要怎的寻一件大事，屈诸位先生大家会一会，我就有趣了！”

当下四五人谈心话旧，一直饮到半夜，在杜少卿河房前，见那河里灯火阑珊，笙歌渐歇，耳边忽听得玉箫一声。众人道：“我们各自分手罢。”武书也上了岸去。

庄濯江虽年老，事庄绍光极是有礼。当下杜少卿在河房前过，上去回家，庄濯江在船上，一路送庄绍光到北门桥，还自己同上岸，家人打灯笼，同卢信侯送到庄绍光家，方才回去。庄绍

光留卢信侯住了一夜，次日，依旧同往湖园去了。

庄濯江次日写了“庄洁率子非熊”的帖子，来拜杜少卿。杜少卿到莲花桥来回拜，留着谈了一日。杜少卿又在后湖会着庄绍光。

庄绍光道：“我这舍侄，亦非等闲之人。他四十年前，在泗州同人合本开典当；那合本的人穷了，他就把他自己经营的两万金和典当拱手让了那人，自己一肩行李，跨一个疲驴出了泗州城。这十数年来，往来楚越，转徙经营，又自致数万金，才置了产业，南京来住。平日极是好友敦伦，替他尊人治丧，不曾要同胞兄弟出过一个钱，俱是他一人独任；多少老朋友死了无所归的，他就殡葬他。又极遵先君当年的教训，最是敬重文人，流连古迹。现今拿着三四千银子在鸡鸣山修曹武惠王庙。等他修成了，少卿，也约衡山兄来替他做一个大祭。”杜少卿听了，心里欢喜。说罢，辞别去了。

转眼长夏已过，又是新秋，清风戒寒。那秦淮河另是一番景致。满城的人都叫了船，请了大和尚在船上悬挂佛像，铺设经坛，从西水关起，一路施食。到进香河十里之内，降真香烧的有如烟雾溟濛。那鼓钹梵呗之声，不绝于耳。到晚，做的极精致的莲花灯，点起来浮在水面上。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

到七月二十九日，清凉山地藏胜会。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所以这一夜。南京人各家门户，都搭起两张桌子来，两枝

通宵风烛，一座香斗，从大中桥到清凉山，一条街有七八里路，点得像一条银龙，一夜的亮，香烟不绝，大风也吹不熄。倾城士女都出来烧香看会。沈琼枝住在王府塘房子里，也同房主人娘子去烧香回来。

沈琼枝自从来到南京，挂了招牌，也有来求诗的，也有来买斗方的，也有来托刺绣的。那些好事的恶少，都一传两两传三的来物色，非止一日。这一日烧香回来，人见他下路打扮，跟了他后面走的就有百十人。庄非熊却也顺路跟在后面，看见他走到王府塘那边去了。庄非熊心里有些疑惑，次日来到杜少卿家，说：“这沈琼枝在王府塘，有恶少们去说混话，他就要怒骂起来。此人来路甚奇，少卿兄何不去看看？”

杜少卿道：“我也听见这话。此时多失意之人，安知其不因避难而来此地？我正要去问他。”当下便留庄非熊在河房里看新月。又请了两个客来：一个是迟衡山，一个是武书。庄非熊见了，说些闲话，又讲起王府塘沈琼枝卖诗文的事。

杜少卿道：“无论他是怎样，果真能做诗文，这也就难得了。”迟衡山道：“南京城里是何等地方！四方的名士还数不清，还那个去求妇女们的诗文？这个明明借此勾引人！他能做不能做，不必管他。”武书道：“这个却奇。一个少年妇女，独自在外，又无同伴，靠卖诗文过日子，恐怕世上断无此理。只恐其中有什么情由。他既然会做诗，我们便邀了他来做做看。”

说着，吃了晚饭，那新月已从河底下斜挂一钩，渐渐地照过桥来。杜少卿道：“正字兄，方才所说，今日已迟了，明日在舍间早饭后，同去走走。”武书应诺，同迟衡山，庄非熊，都别

去了。

次日，武正字来到杜少卿家，早饭后，同到王府塘来。只见前面一间低矮房屋，门首围着一二十人在那里吵闹。杜少卿同武书上前一看，里边便是一个十八九岁妇人，梳着下路络髻，穿着一件宝蓝纱大领披风，在里面支支喳喳的嚷。杜少卿同武书听了一听，才晓得是人来买绣香囊，地方上几个喇子想来拿囫头，却无实迹，倒被他骂了一场。两人听得明白，方才进去。那些人看见两位进去，也就渐渐散了。

沈琼枝看见两人气概不同，连忙接着，拜了万福。坐定，彼此谈了几句闲话。武书道：“这杜少卿先生是此间诗坛祭酒，昨日因有人说起佳作可观，所以来请教。”

沈琼枝道：“我在南京半年多，凡到我这里来的，不是把我当作倚门之娼，就是疑我为江湖之盗，两样人皆不足与言。今见二位先生，既无狎玩我的意思，又无疑猜我的心肠。我平日听见家父说：‘南京名士甚多，只有杜少卿先生是个豪杰。’这句话不错了。但不知先生是客居在此？还是和夫人也同在南京？”杜少卿道：“拙荆也同寄居在河房内。”沈琼枝道：“既如此，我就到府拜谒夫人，好将心事细说。”

杜少卿应诺，同武书先别了出来。武书对杜少卿说道：“我看这个女人实有些奇。若说他是个邪货，她却不带淫气；若是说她是人家遣出来的婢妾，她却又不带贱气。看她虽是个女流，倒有许多豪侠的光景。她那般轻倩的装饰，虽则觉得柔媚，只一手指却像讲究勾、搬、冲的。论此时的风气，也未必有‘车中女子’同那‘红线’一流人。却怕是负气斗狠逃了出来的。等他来时，盘问盘问他，看我的眼力如何。”

说着，已回到杜少卿家门首，看见姚奶奶背着花笼儿来卖花。杜少卿道：“姚奶奶，你来的正好。我家今日有个希奇的客到，你就在这里看看。”让武正字到河房里坐着，同姚奶奶进去，和娘子说了。

少刻沈琼枝坐了轿子，到门首下了进来，杜少卿迎进内室，娘子接着，见过礼，坐下奉茶。沈琼枝上首，杜娘子主位，姚奶奶在下面陪着，杜少卿坐在窗榻前。

彼此叙了寒暄，杜娘子问道：“沈姑娘，看你如此青年，独自一个在客边，可有个同伴的？家里可还有尊人在堂？可曾许字过人家？”沈琼枝道：“家父历年在外坐馆，先母已经去世。我自小学了些手工针黹，因来到这南京大邦去处，借此糊口。适承杜先生枉顾，相约到府，又承夫人一见如故，真是天涯知己了。”

姚奶奶道：“沈姑娘出奇的针黹！昨日我在对门葛来官家，看见他相公娘买了一幅绣的‘观音送子’，说是买的姑娘的，真个画儿也没有那画的好！”沈琼枝道：“胡乱做做罢了，见笑的紧。”

须臾姚奶奶走出房门外去，沈琼枝在杜娘子面前，双膝跪下。娘子大惊，扶了起来。沈琼枝便把盐商骗他做妾，他拐了东西逃走的话说了一遍，“而今只怕他不能忘情，还要追踪而来。夫人可能救我？”杜少卿道：“盐商，富贵奢华，多少士大夫见了就销魂夺魄；你一个弱女子，视如土芥，这就可敬的极了！但他必要追踪，你这祸事不远。却也无甚大害。”

正说着，小厮进来请少卿：“武爷有话要说。”杜少卿走到河房里，只见两个人垂着手，站在榻子门口，像是两个差人。少卿吓了一跳，问道：“你们是那里来的？怎么直到这里边来？”武书

接应道：“是我叫进来的。奇怪！如今县里据着江都县缉捕的文书在这里拿人，说他是宋盐商家逃出来的一个妾，我的眼色如何？”少卿道：“此刻却在我家！我家与他拿了去，就像是我家指使的；传到扬州去，又像我家藏留他。他逃走不逃走都不要紧，这个倒有些不妥帖！”武正字道：“小弟先叫差人进来，正为此事。此刻少卿兄莫若先赏差人些微银子，叫他仍旧到王府塘去；等他自己回去，再做道理拿他。”

少卿依着武书，赏了差人四钱银子。差人不敢违拗，去了。少卿复身进去，将这一番话向沈琼枝说了。娘子同姚奶奶倒吃了一惊。沈琼枝起身道：“这个不妨。差人在那里？我便同他一路去。”少卿道：“差人我已叫他去了。你且用了便饭。武先生还有一首诗奉赠，等他写完。”当下叫娘子和姚奶奶陪着吃了饭，自己走到河房里检了自己刻的一本诗集，等着武正字写完了诗，又称了四两银子，封做程仪，叫小厮交与娘子，送与沈琼枝收了。

沈琼枝告辞出门，上了轿，一直回到手帕巷。那两个差人已在门口，拦住说道：“还是原轿子抬了走？还是下来同我们走？进去是不必的了！”沈琼枝道：“你们是都堂衙门的？是巡按衙门的？我又不犯法，又不打钦案的官司，那里有个拦门不许进去的理！你们这般大惊小怪，只好吓那乡里人！”说着，下了轿，慢慢地走了进去。两个差人倒有些让他。

沈琼枝把诗同银子收在一个首饰匣子里，出来叫：“轿夫，你抬我到县里去。”轿夫正要添钱，差人忙说道：“‘千差万差，来人不差！’我们清早起，就在杜相公家伺候了半日，留你脸面，等你轿子回来，你就是女人，难道是茶也不吃的！”沈琼枝见差人想钱，也只不理；添了二十四个轿钱，一直就抬到县

里来。差人没奈何，走到宅门上回禀道：“拿的那个沈氏到了。”

知县听说，便叫带到三堂回话。带了进来，知县看她容貌不差，问道：“既是女流，为什么不守闺范，私自逃出，又偷窃了宋家的银两，潜踪在本县地方做什么？”沈琼枝道：“宋为富强占良人为妾，我父亲和他涉了讼，他买嘱知县，将我父亲断输了，这是我不共戴天之仇。且我虽然不才，也颇知文墨；怎么肯把一个‘张耳之妻’去事‘外黄佣奴’？故此逃了出来。这是真的。”知县道：“你这些事，自有江都县问你，我也不管；你既会文墨，可能当面做诗一首？”沈琼枝道：“请随意命一个题，原可以求教的。”知县指着堂下的槐树，说道：“就以此为题。”

沈琼枝不慌不忙，吟出一首七言八句来，又快又好。知县看了赏鉴，随叫两个原差到他下处取了行李来，当堂查点。翻到他头面盒子里，一包碎散银子，一个封袋上写着“程仪”，一本书，一个诗卷。知县看了，知道他也和本地名士唱和，签了一张批，备了一角关文，吩咐原差道：“你们押送沈琼枝到江都县，一路须要小心，不许多事，领了回批来缴。”

那知县与江都县同年相好，就密密地写了一封书子，装入关文内，托他开释此女，断还伊父，另行择婿。此是后事不题。

当下沈琼枝同两个差人出了县门，雇轿子抬到汉西门外，上了仪征的船。差人的行李放在船头上锁伏板下安歇，沈琼枝搭在中舱。正坐下，凉篷小船上又荡了两个堂客来搭船，一同进到官舱。沈琼枝看那两个妇人时，一个二十六七的光景，一个十七八岁，乔素打扮，做张做致的。跟着一个汉子，酒糟的

一副面孔，一顶破毡帽，坎齐眉毛；挑过一担行李来，也送到中舱里。

两妇人同沈琼枝一块儿坐下，问道：“姑娘是到那里去的？”沈琼枝道：“我是扬州，和二位想也同路。”中年的妇人道：“我们不到扬州，仪征就上岸了。”

过了一会，船家来称船钱。两个差人啐了一口，拿出批来道：“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办公事的人，不问你要贴钱就够了，还来问我们要钱！”

船家不敢言语，向别人称完了，开船到了燕子矶。一夜西南风，清早到了黄泥滩。差人问沈琼枝要钱。沈琼枝道：“我昨日听得明白，你们办公事不用船钱的。”差人道：“沈姑娘，你也太拿老了！叫我们‘管山吃山，管水吃水。’都像你这‘一毛不拔’，我们喝西北风！”

沈琼枝听了，说道：“我便不给你钱，你敢怎么样！”走出船舱，跳上岸去，两只小脚就是飞的一般，竟要自己走了去。两个差人，慌忙搬了行李，赶着扯他；被他一个“四门斗里”，打了一个“仰八叉”。爬起来，同那个差人吵成一片。吵的船家同那戴破毡帽的汉子做好做歹，雇了一乘轿子。两个差人，跟着去了。

那汉子带着两个妇人，过了头道闸，一直到丰家巷来，迎面迎着王义安，叫道：“细姑娘同顺姑娘来了？李老四也亲自送了来？南京水西门近来生意如何？”李老四道：“近来被淮清桥那些开‘三嘴行’的挤坏了，所以来投奔老爹。”王义安道：“这样甚好，我这里正少两个姑娘。”

当下带着两个妹子，回到家里。一进门来，上面三间草房，

都用芦席隔着，后面就是厨房。厨房里一个人在那里洗手，看见这两个婊子进来，欢喜的要命的。只因这一番，有分教：

烟花窟里，惟凭行势夸官；笔墨丛中，偏去眠花醉柳。

毕竟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公子妓院说科场 家人苗疆报信息

话说两个婊子才进房门，王义安向洗手的那个人道：“六老爷，你请过来看看这两位新姑娘！”两个婊子抬头看那人时，头戴一顶破头巾，身穿一件油透的元色绸直裰，脚底下穿了一双旧尖头靴；一副大黑麻脸，两只的溜骨碌的眼睛；洗起手来，自己把两个袖子只管往上勒；又不像文，又不像武。

那六老爷从厨房里走出来，两个婊子上前叫声“六老爷”，歪着头，扭着屁股，一只手扯着衣服衿，在六老爷跟前行个礼。那六老爷双手拉着道：“好！我的乖乖姐姐！你一到这里就认得汤六老爷，就是你的造化了！”王义安道：“六老爷说的是。姑娘们到这里，全靠六老爷照顾。请六老爷坐。拿茶来敬六老爷。”

汤六老爷坐在一张板凳上，把两个姑娘拉着，一边一个，同在板凳上坐着；自己扯开裤脚子，拿出那一双黑油油的肥腿来搭在细姑娘腿上，把细姑娘雪白的手拿过来摸他的黑腿。吃过了茶，拿出一袋子槟榔来，放在嘴里乱嚼；嚼的滓滓渣渣，淌出来，满胡子，满嘴唇，左边一擦，右边一偎，都偎擦在两个姑娘的脸巴子上。姑娘们拿出汗巾子来揩，他又夺过去擦夹肢窝。

王义安才接过茶杯，站着问道：“六老爷，这些时边上可有信来？”汤六老爷道：“怎么没有？前日还打发人来，在南京做了